

3·12 植树节 专版

我知道用不了多久,在某个春日,这些故事会长成满坡的绿,长成风里流淌的歌。而我们这些栽种的人,不过是借着泥土的手,把春天的念想,往岁月深处,多送了一程。

栽种春天的人

□王小蕾

晨露在草叶上打盹时,我已经踩着露水往坡上走。胶鞋陷进松软的土地,带起的泥星子溅在裤脚,混着草汁的腥气往鼻孔里钻。苗捆在背上沉甸甸的,根须透过麻袋缝隙蹭着后颈,潮乎乎地像背着个人在呼吸。

坡顶的风总比别处烈些,刮得去年栽的杨树苗往一边歪。我把苗捆往土墩上一放,解麻绳的手顿了顿——最底下那棵苗的根须缠成了团,像只攥紧的拳头。这是李老汉昨天特意挑出来的,说这苗骨节硬,能扛住山风。

挖坑的铁锹,刚下去半尺就撞着硬东西。撬开浮土,半截锈断的铁犁头露出来,齿刃上还卡着干枯的麦秸。三十年前,这里该是片麦田,后来遭了蝗灾,又遇大旱,地就荒了。

扶苗时,才发现苗根比想象中壮,得掰开蜷曲的须。指尖触到根须末端的白芽,突然想起李老汉的手——去年冬天他给树苗裹草绳,指关节肿得像老树根,却偏要自己来,说“老树认旧人”。

往坑里填土时,风卷着沙粒打在脸上。李老汉说过“土得喂饱了才肯养树”,于是捧起混着碎草的土,一捧捧往根须间塞。忽然,摸到块圆滚滚的东西,刨出来是颗野山楂,红得发紫,大概是去年山雀忘了叼走的。塞进坑底,权当给树苗留份见面礼。

浇水的木桶晃得厉害,水线在土坡上漫开,像条银亮的蛇。流到犁头断口处,泡出些褐色的锈渣,在阳光下闪了闪就化了。这让我想起城里来的技术员,说这坡地得种固土的灌木,可李老汉指着崖边那丛野蔷薇说:“你看它们根扎得多深,石头缝里都能迸出花来。”

日头爬到头顶时,新栽的苗在风里站成歪歪扭扭的队。李老汉拄着铁锹走过来,裤脚的泥片往下掉。他弯腰敲了敲我栽的那棵,“根须舒展开了?”我点头,他就笑,眼角的皱纹里还嵌着去年的泥。“当年这坡上能跑野兔,”他往远处望,“等树长成林,说不定能再来。”

午后的雷声滚过云层时,我正给树苗系防风绳。绳子勒进掌心,忽然,觉出些疼——去年系的绳结还留在老树上,勒出的沟痕里已经冒出了新皮,把绳印长成了树的一部分。李老汉说得对,树好比人,你对它上心,它就疼痒都刻在年轮里,一年年往下传。

收工下山时,见李老汉蹲在坡底抽烟。烟圈裹着暮色往上升,被风扯成细缕,缠在新苗的梢头。他忽然说:“你看这苗,像不像当年你娘抱着你的样子?”我没接话,只是望着那些在风中微微摇晃的苗。它们的根须正在土里悄悄舒展,往更深的黑暗里扎,而头顶的绿芽,正憋着劲要往亮处蹿。

暮色漫上来时,坡上的影子渐渐重了。新栽的苗立在那里,像一个个浅埋的秘密。我知道用不了多久,在某个春日,这些故事会长成满坡的绿,长成风里流淌的歌。而我们这些栽种的人,不过是借着泥土的手,把春天的念想,往岁月深处多送了一程。

风过杉林,落叶如蝶,行人走过,沙沙作响,似乎在深情地讲述一个个动人的故事。

种下一片深情

□周飞

春天来了,社区开展“认养一棵树”植树活动。今年种的是水杉,参与者要提前给自己种的树取名字。

活动当天,河边空地上人头攒动,热闹非凡。我挥动铁锹,挖好树坑,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清香。妻子轻轻解开树苗根部的草绳,慢慢理顺盘曲的根须。女儿双手扶住纤细的水杉苗,稳稳地立在坑中央,还提醒我填土时别伤到树苗,稚嫩的小脸上满是认真。

半小时后,大功告成。看着挺立的水杉苗,我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。

读初中时,学校离家几公里远,我开始住校,周五晚上才回家。每次快到家时,总能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,左手拄着拐杖,右手扶住靠近路口的棵水杉,是奶奶在等我。

后来,奶奶摔过一次跤,记性越来越差。可奇怪的是,她时常认不出爷爷,认不出儿女,却总能笑眯眯地叫出我的乳名。

初中毕业后,我去外地读师范,一个月才回一趟家。爷爷告诉我,奶奶几乎每晚都扶着路口那棵水杉,朝我回家的方向张望,不管怎么劝都不肯进屋,一望就是个把小时。时间一长,水杉树上奶奶手扶的位置,树皮被反复摩擦,磨出了一道醒目的凹痕。

奶奶去世已二十多年,但我仍会时常想起老家路口那棵水杉,想起树干上的“爱”痕,想起奶奶慈祥的笑脸。

听完我的讲述,女儿扑闪着大眼睛问:“可以给我们栽的水杉取名叫‘思念’吗?”我和妻子相视一笑,女儿竟和我们想到一块儿了。我在树牌上工工整整地写下“思念”二字,小心翼翼地系在树干上。

这时,有位满头银发的老人走过来,请我帮他和水杉苗拍张合照。镜头中,老人昂首挺胸,站得笔直,宛如他身旁挺立的水杉。拍完照,我好奇地看向树牌,只见上面写着“守护”二字。我猜,老人是想表明自己会好好照顾这棵水杉苗。

老人告诉我,他年轻时当过兵,驻守边疆十年。那里荒无人烟,只有茫茫戈壁和凛冽的寒风。白天,他和战友踏着沙石巡逻,丈量祖国的疆土;夜晚,听着风声入睡,梦回遥远的家乡。老人目光锐利,声音铿锵:“虽然条件艰苦,但是没有人退缩。我们守着界碑,就是守着身后的万家灯火!”他深情地望向水杉苗,目光变得柔和:“军人扎根边疆,守护国土;水杉扎根河畔,守护水土。军人和水杉很像啊!”“而且,水杉和军人都站得笔直!”女儿补充道。一句话,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原来,这株小小的水杉,承载的是一位老兵的青春岁月,是一辈子不曾改变的家国情怀。此时,树牌上的“守护”二字,在阳光下格外醒目,闪烁着金色的光芒。

离开时,再看向一株株水杉苗,我不禁浮想联翩:十来年后,深秋时节,这些水杉如同一把把炽热的火炬,映红半边天空。风过杉林,落叶如蝶,行人走过,沙沙作响,似乎在深情地讲述一个个动人的故事。

“树和人一样懂得生长的韧性。”父亲说完,指着我们种好的树说,“你只管管理稳它们,大自然的风雨自会教它站稳脚跟。”

跟着父亲去植树

□陈裕

少年时,每到春暖,我便跟着父亲去植树。

父亲准备了两把铁锹,一大一小。大的父亲用,小的我用。两三棵小树苗装进麻袋里,父亲背着。我左手攥着小铁锹,右手拎着小水桶。我们要去村子北面田地旁的河坝上植树。

父亲扛着铁锹走在田埂上,锹刃被他擦得锃亮,像我此刻的心情。我跟在他身后,看到那三棵小树苗在父亲背后袋子里,一上一下跳动,仿佛急不可待。我们走时,麻袋摩擦着他的后背,还有鞋子与大地的亲吻,细细碎碎的节奏声响伴随着,犹如一首美妙的旋律在轻扬。

春天的风还裹着凉意,可覆盖在头上时分明软了下来。稻田地还保持着冬日苍黄的老样子,而那湿润的泥土却不经意间暴露了春天的暖,已铺天盖地弥漫着。秋收后,翻耕过的土一道道横亘着,那陈旧的土痕蜿蜒如大地的掌纹。

到了村庄北面的大河,坝埂向阳的坡面就是我们的目的地。父亲量好植树的位置,开始教我挖坑。即使他已教过我无数遍,每一次植树时,他一定会如初次那样认真。“坑要挖得深过根须的尺寸。”父亲在选好的地点,把铁锹踩下去,然后弯腰,双手用力挖出一锹土。

父亲一边挖土,一边教我辨认腐叶层下的活土——那是树苗的温床。我学他弓腰发力,但幼小的我力气有限,才掘出半掌深的浅洼。父亲看到我的“成果”不显著,并没有说话,他接过锹柄示范:锹尖斜插,脚蹬锹肩,腰腹绷成满弓。只一下子,黑色的土便大块地挖出来,坑洞又深了一寸。

我学着父亲的样子,一下,两下,终于挖出让父亲满意的坑洞。父亲从袋子里拿出一棵小树苗,树根裹着泥浆落进土穴里。父亲扶着树苗,让我把挖出来的土填回去。填平土后,他在树苗周围踩了踩,做了一圈土围子,然后让我去提水。

此时,河沟里的春水还没有恣意起来,只有浅浅的一些。我提着小水桶,舀了一些,浇到树苗的土围子里,咕嘟咕嘟地响,像树苗急切的喝水声。

父亲种了一棵树,我种了一棵树,我们又合力种了一棵树。种完这三棵树,我们坐下来休息。父亲说起旧事,小时候,他跟着爷爷植树,就像我现在一样。有一年,刚种完树,一场大雨下了半天。雨停后,父亲去看种下的树苗,发现树苗的根根露了大半,而余下的部分还紧紧地抓住泥土。如今,这些树都已参天,它们长成了村庄周围最伟岸的大白杨。“树和人一样懂得生长的韧性。”父亲说完,指着我们种好的树说,“你只管管理稳它们,大自然的风雨自会教它站稳脚跟。”

村庄的四周是纵横的河沟,坝埂上种植了很多树。这些树,都是村里大人带着孩子,一年又一年种植的,一片绿荫。

每一年植树节到来之前,我总要回到那个村庄,看一看那些树。在这些老树旁,我看到几棵新植的树,它们努力生长的样子,是这片土地上最美的风景。